



共情与人际关系

结构、相关因素及干预实验

吕勤◎著

旅外借



旅游教育出版社

本书由“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374010）项目”资助

共情与人际关系

结构、相关因素及干预实验

吕勤◎著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情与人际关系：结构、相关因素及干预实验 / 吕勤著. —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637-3903-5

I. ①共… II. ①吕… III. ①人际关系学—社会心理学 IV. ①C9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2320号

共情与人际关系

——结构、相关因素及干预实验

吕 勤 著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 (传真)
本社网址	www.tepcb.com
E - mail	tepfx@163.com
排版单位	北京旅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34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CONTENTS

上篇 共情研究总览

第一章 共情的概念和结构	3
第一节 什么是共情	3
第二节 共情的结构	8
第三节 共情的认知神经生物学研究	12
第二章 共情的测量	14
第一节 从认知的侧面测量共情	14
第二节 从情感的侧面测量共情	16
第三节 从多维的角度测量共情	18
第三章 共情的发展以及性别差异的研究	21
第一节 共情的发展	21
第二节 共情的性别差异	27
第四章 共情的相关因素的研究	30
第一节 共情与依恋	30
第二节 共情与气质	33
第三节 共情与人际关系	34

第四节 共情与亲社会行为	36
第五章 共情的训练	41
第一节 共情训练方法	41
第二节 对大学生的共情训练	44
 下篇 共情的结构、相关因素及干预的实证研究 	
第六章 实证研究总体设计	49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49
第二节 总体设计	51
第七章 “大学生共情问卷”和“人际关系水平问卷”的编制	52
第一节 “大学生共情问卷”的编制	52
第二节 “人际关系水平问卷”的编制	59
第八章 大学生共情特点的分析	64
第一节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64
第二节 研究结果	66
第三节 讨论	74
第九章 大学生依恋、气质、共情与人际关系的综合分析	77
第一节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77
第二节 研究结果	80
第三节 讨论	92
第十章 大学生共情训练的干预实验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98
第一节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98

第二节 研究结果	101
第三节 讨论	112
第十一章 总结、意义与局限	116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16
第二节 综合讨论	118
第三节 意义和局限	123
附 录	125
附录 1 “大学生共情问卷”	125
附录 2 “内部工作模型量表”	127
附录 3 “EAS 成人气质问卷”	128
附录 4 “人际关系水平问卷”	129
参考文献	130



上篇 共情研究总览

第一章 共情的概念和结构

第一节 什么是共情

共情 (empathy), 又译作移情、通情、共感、神入、感情移入、同理心, 等等。国内的文献中多译为移情, 为了区别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术语 *transference* (也译为移情), 本书采用共情的说法。

共情是一种被多种方式定义的复杂结构。从 19 世纪末期就出现了对共情的理论探讨, 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又开始了对共情的实验研究。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理论观点出发, 对共情的概念和结构作出了各种不同的界定。

共情具有哲学和美学的渊源。最早论述共情的观点的是德国哲学家 Robert Vicher, 指观察者在艺术工作中加入情绪和感受 (Jackson, 1992)。共情这个术语最初源于德国美学家、心理学家 Theodor Lipps, 在德文中, 共情称为 *Einfühlung*, 其最初的含义是“体察”。Lipps 用这个术语描述审美的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将自我投射到某种艺术工作或刺激上的能力。Lipps 指出, 共情作用不是一种身体的感觉, 而是把自己“感”进审美对象里去。以后, Lipps 又拓展了这个概念的内涵。他假定, 当刺激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一件艺术品时, 个体会意识到自己与作为刺激的另一个人的内部活动相共鸣的内在活动, 从而理解到他人行为的意义。即一个人体验到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 会替代性地、内在地模仿这种状态, 从而产生与之类似的某种情绪反应。根据这种说法, 共情包括了将自己置身于某一情境中去的自觉而积极的努力。因而, 共情不仅包括了情感反应, 而且还包括了认知加工过程 (Hunsdahl, 1967; Zinn, 1994)。Edward Titchener (1909) 根据德文 *Einfühlung* 的意思杜撰了英文单词 *empathy*, 首创了“共情” (*empathy*) 这个术语。

在实验心理学盛行的时期, 心理学界对于共情的探讨比较少, 但这个概念为另一些学者所广泛地使用, 比如社会学家 George Mead。他认为, 共情是社会性

智力的决定性基础。那些具有共情倾向的，即更倾向于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并对自身行为进行相应调整的个体比那些共情倾向较低的个体具有相对的优势（1934）。Allport 将共情置于人格理论中，他认为共情处于推断和直觉之间，由此将共情这个概念重新置于心理学中加以考察。Allport 认为，共情是个体内在结构的一个侧面，一个人通过动作的模仿（motor mimicry）与环境交互作用，而动作的模仿则是共情的一个侧面。由共情驱动的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交流促成了人格的形成。

共情的概念随时间的变化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由此形成对共情的认知和研究的复杂性，比如共情是一种生理现象还是一种行为现象，共情是一种人格特征还是一种稳定的能力（Book, 1988; Buie, 1981; Hoffman, 1982），共情是自然的结果（对他人的自然反应）还是通过专门训练发展起来的（Duan and Hill, 1996; Alligood, 1992），从共情的状态或特征的探讨，到共情是单一还是多维的结构争论。在发展心理学领域和咨询心理学领域，心理学家对于共情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和探讨。

一、发展心理学取向的共情概念

总的说来，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共情的概念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认知取向的共情概念、情感取向的共情概念和多维取向的共情概念。

在共情研究的早期阶段，人们普遍考察了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从纯粹的认知观点出发，Kohler（1929）认为共情完全是一种认知反应，是理解另一个人感情或感受的能力。皮亚杰（1932/1965）认为共情是一种认知过程，需要个体角色采择的能力。Mead（1934）也同样强调认知性的角色采择能力，或是将自身置于他人的位置的能力是理解他人观点的必要成分（Mead, 1934, p.218）。Hogan（1969）指出共情是指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的想法，在智力上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而没有产生替代性的情绪体验。Deutsch 和 Madle（1975）把共情看作是对他人心理观点的认知。Hoffman（1977）指出认知的共情，包括通过简单的联系或复杂的观点采择过程来理解他人的感受。

关于共情究竟是认知现象还是情感现象，在心理学文献中有相当多的争论（Allport, 1961; Barrett-Lennard, 1962; Kohut, 1971; Langer, 1967; Rogers,

1986)。有的学者强调共情的认知观点，认为共情是一种纯粹的认知过程，主要是理解而不是体验他人的情绪状态 (Stark, 1978; Lerner, 1980; Clark, 1997); 或者是了解他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或想法，但不必同意其想法或感受 (Lefton、Buzzou&Sherberg, 1980)。是“个体采用他人的观点的能力”(Stiff et al., 1988, p. 199)。

另一些学者侧重于共情的情感观点，认为共情完全是情感过程 (Hume, 1948; Stotland, 1969; Hoffman, 1978、1984; Eisenberg & Strayer, 1987; Eisenberg, 1995)，是对他人状态 (或困境) 的情感反应。Stotland 将共情界定为一种情感反应或观察者产生类似于被观察者的情绪体验的能力 (Stotland, 1969; Stotland、Sherman, & Shaver, 1971)，比如当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痛哭流涕时自己也哭起来。Feshbach (1975) 认为共情是对他人的情感状态的适当的情绪反应。Thoits (1989) 声称“共情的角色采择情绪，或替代的情绪，是从心理上设身处地去感受他人在这种情境中可能的感觉所导致的反应”。Eisenberg、Wentzel 和 Harris 则认为共情是一种对他人的情绪状态理解或融合的情绪反应，即与他人正在感受或者希望感受的相同或高度相似的情感反应。无论如何，这些研究者的共情概念是情感倾向的。

近年来，研究者日益注重共情的多维化，许多学者认为共情既包括认知成分也包括情感成分。正是由于强调共情概念的多维性 (包括对他人体验和状态的认知和情感反应) 的研究的增加 (Eisenberg & McNally, 1993)，使共情的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十分盛行。尽管 Eisenberg (1986)、Hoffman (1987) 和 Strayer (1987) 并没有宣称自己的共情观是多维的，但他们都清楚地表明需要认真研究共情的认知和情感两个侧面的作用，才能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共情 (Hoffman, 1983、1987; Eisenberg & Fabes, 1998)。

采用多维视角来研究共情是 Davis 提出的。Davis (1980) 指出，共情包括相互依赖的认知和情感成分，二者是不能孤立研究的。单方面考察共情的情感成分或认知成分则不能弄清情绪如何影响认知过程，以及认知过程如何影响情绪。换言之，他认为共情是一种严格的认知和情感结构，过分强调共情的任何一面都会忽略其他侧面。Day 与 Chambers (1991) 也认为，共情具有情感 and 认知两个侧面，其情感一面指一个人对他人的情绪作出类似情绪反应的能力，其认知一面指一个人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认知评价的能力。Duan 和 Hill (1996) 声称共情的认知和

情感成分是重叠的结构，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他们认为，用“智力性共情”（intellectual empathy）指代共情的认知侧面，用“共情性情感”描述共情性体验的情感成分，可能会减少研究文献的不确定性。

Feshbach 认为，共情包括两种认知成分和一种情感成分，认知成分表现出不同的维度：推断他人行为的原因和识别与区分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以及对他人情感和认知的观点采择或角色采择技能；情感成分包括体验和识别自己和他人的各种各样情绪的能力（Feshbach, 1982, 1987）。

Feldstein 与 Gladstein（1980）的多维共情定义包括认知、情感与行为方面：认知共情指角色采择能力，是对他人思想感情的理解能力；情感共情是对他人无意识的感受；而行为共情是一种言语的或非言语的共情体验沟通形式。

二、咨询心理学取向的共情概念

共情是咨询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在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文献中，共情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被用于描述有效的咨询专业人员的态度和行为。其基本含义是，要站在来访者的角度来看问题。能够站在来访者的角度上去识别和感受其情绪、情感状态，就达到了表层的共情；而能够在更高级的意义上接受来访者的情绪、情感状态，将自己置身于对方的处境，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因而产生相应的情绪情感，才达到了深层的共情。

Rogers 在 1957 年将共情界定为治疗过程中人格变化的三种“必要且充分条件”之一。以后，Rogers（1959）又把共情定义为一种“准确地感知另一个人内在的结构”的能力。到 1975 年，Rogers 重新界定了“共情”概念，该定义更注重来访者的情感体验，但意义仍然含糊。他说，共情意味着“咨询员能够正确地了解来访者内在的主观世界，并且能够将有意义的信息传达给来访者。明了或觉察来访者蕴含着的个人意义的世界，就‘好像是你自己的世界’，觉察到对方的困惑、愤怒、胆怯或受到别人不公平待遇的心情，就好像是你自己的感觉一样。这意味着，个体临时生活在另一个人的生活世界里，在他或她的世界里四处游荡，而无须作出任何判断，理解到自身很少意识到的意义，但并不是试图揭示另一个人完全未意识到的东西，因为这可能是具有威胁性的。在此过程中，包含了表达个人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感受，就像你用新鲜而毫无畏惧的目光看待个体感到

害怕的那些东西”。

人本 / 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认为共情促进了本体论问题 (ontological puzzle) 的解决。主体性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人生活的核心问题,因为它包括了人际交往和独处的矛盾。他们认为,人类与其生活的环境(人和其他事物)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个体独立于他人,独立于其自身的体验。Bugental 与 Kleiner (1993) 指出,人本 / 存在主义心理学者认真地考虑了每个来访者独特的个性和人性,考虑了每个人密切注意构成主体经验的思想、感情、价值、希望和恐惧。从这个角度来看,治疗的目的在于让治疗者“确定”或解释病理 (pathology), 而是帮助来访者——主要是通过交流准确的共情 (accurate empathy) ——体验所有来访者的感受。人本 /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坚信,共情是一种态度或一种存在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他们还认为共情“是可以促进变化和学习的最有效的因素”(Rogers, 1980, p.139)。Axline (1964) 认为,治疗者的共情十分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缓解和明确他们对失败或失落的反映,使来访者能认识和体验到他们自身的体验。另一方面, Havens (1986) 认为,在治疗过程中,共情是有用的,因为它影响到与那些具有由于缺乏人际交往和孤独而导致或促成的问题的人们之间的联系。而且, Havens 认为,共情有助于发动来访者的能量。Rogers (1961) 的话可以作为对这种观点的一种补充,他认为,被理解和接受可以打破孤独,而尊重(和增强)每个人的自由和完整性。Gendlin (1974) 也认为,治疗者不进行任何判断的、共情性的倾听实际上是成功进行任何治疗的基线或最低标准;没有这一点,来访者在孤独的生活中就会感到形单影只,真正的人际关系被否认,而真正的治疗又不能取而代之。

Egan (1982) 指出心理咨询的共情被定义为一种对来访者情绪的感受,这种能力可以了解来访者的感受、思想、观点和体验。Stewart 把共情看作一种整体性的体验,而 Egan 把它看作一种交际技能。Egan (1994) 从一种明显不同的角度指出:“如果参与和倾听这些技能能使咨询者深入到来访者的内心世界,那么,共情这种技能就能使他们交流或表达他们自身对他人内心世界的理解。(p.108)”在这里,共情被定义为沟通感受和对于他人的体验的关心和理解 (Egan, 1994; Nystul, 1999), 是对来访者的感受、体验和行为(从根本上对这些感情)的基本的理解。有效的共情反应可以清楚地传达给来访者这种理解,它不仅包括对来访者状态的理解,而且要深入思考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

第二节 共情的结构

一、发展心理学取向的共情结构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从上个世纪末期以来，研究者澄清了共情基本概念的主要结构，界定了包括观点采择、情绪性共情和个人痛苦三个结构。

在共情结构中观点采择的概念和语义是最宽泛的。观点采择是共情的认知或理智方面，而共情所包含的认知观点采择与一般的认知过程是有着重要的区别的（Davis, 1994; Eisenberg、Fabes、Murphy, et al., 1994）。认知观点采择是个体试图设身处地地去了解他人内在状态和思想的过程，同情和个人痛苦常常是认知观点采择的结果。研究者认为观点采择是一个包括识别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感受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宽泛的过程（Davis, 1980、1983a、1983b; Tamborini & Mettler, 1990; Zillmann, 1991）。Mead把观点采择描述为一个人“设身处地在另一个人的社会情境中与其相联系”。并认为观点采择，或角色采择能力是社会性和道德发展的关键变量（Mead, 1934）。共情的个体拥有与沟通和观点采择有关的认知技能，也就是敏锐的社会情绪洞察力（Dymond, 1950; Eisenberg and Lennon, 1983; Hogan, 1969; Houston, 1990）。观点采择被描述为接受他人心理观点的倾向（Davis, 1983），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的社会认知技能（Kurdek, 1978），由预测他人的知觉体验，识别他人的思想、行为和动机及推断他人的情绪和反应（Moore, 1990）三方面构成。

情绪性共情，也称作共情性关心（Davis, 1980）或同情反应性（Eisenberg, N.、Fabes, 1990; Eisenberg et al., 1989）。它是最近被明确界定的共情结构。这个结构最初来源于德文中的两个概念 Einfühlung——体察某人（进入对方的体验）和 Mitgefühl——感受某人（对另一个人的感受）（Strayer, 1983）。一些学者把这两个概念混合为一个结构，归纳为“共情性关心”（Davis, 1980、1983a、1983b; Stiff et al., 1988）或者就简单地称之为“同情”（Batson et al., 1987; Eisenberg & Fabes, 1990; Hoffman, 1977、1990）。这个结构的基本含义是，一

种被共情唤起的对痛苦或贫困的他人的悲伤、担忧或关心的感情。个体同情他人但不必体验到与他人相似的情绪感受。

情绪性共情包括同情心、敏感性和设身处地感受到他人的困境，分担他人的痛苦 (Cooley, 1998); 是由体谅他人的困境而引发的悲哀、怜悯的感情和关心组成的 (Eisenberg & Strayer, 1987; Wispe, 1986); 它是分享他人的情绪的能力 (Greenson, 1960; Waelder, 1971); 是对他人状态的瞬间的情绪识别 (Fenichel, 1945; Schafer, 1959); 能唤起我们重视他人的利益和理解他人的需要 (Batson, Turk, Shaw & Klein, 1995)。情绪性共情显然是对他人体验的内部情绪反应。没有这种情绪的一面, 共情仅仅是标定和描述另一个人体验的能力, 是一个枯燥的过程。这种共情的情绪方面, 是共情体验的重要部分。有了它, 共情不仅能够在理智上识别他人, 而且能在情绪上理解和准确感受他人的情绪体验。

共情也可能导致被称作个人痛苦的情绪反应 (Batson, 1991)。个人痛苦虽然属于共情反应, 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共情紊乱或过度共情的消极体验。个人痛苦被定义为自我焦点的, 由他人状态引起的会导致痛苦和焦虑的对他人情绪体验的一种负面情绪反应 (Batson, 1991; Eisenberg, Shea, Carlo & Knight, 1991)。换言之, 个人痛苦是指被他人的悲伤和困难所困扰或使自己心烦意乱 (Davis, 1996)。Eisenberg 和其他学者探讨了同情反应性和个人痛苦的区别 (Batson, 1990; Eisenberg, N., Fabes, 1990; Eisenberg 等, 1989)。他们认为, 同情和个人痛苦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两种反应会引发不同的动机状态和行为。Batson (1991) 认为个体体验到同情是被他人倾向的关心所激发, 从而可能帮助同情的对象 (除非成本太高)。相反, 个人痛苦却与减轻自己不适状态的自我中心的动机相联系。由个人痛苦激发的任何行为反应的目的都是试图安慰自己而不是他人。对于体验到个人痛苦的人, 如果帮助他人是减轻自己痛苦的最容易的方法, 他们会去帮助面对那些痛苦或贫困的他人。如果能够轻易地逃避接触那些贫困或痛苦的人, 他们宁愿选择回避而不是帮助。许多在儿童和成人中进行的实证研究支持了 Batson 的观点。同情与个人痛苦的区别能够有意义地预测他人倾向的或自我中心的动机行为。共情的情感唤起利他动机, 个人痛苦诱发利己动机。

共情是一种过程, 还是一种后果? 对于这个问题一直颇具争议。Davis (1980)

认为共情是一个多维的过程，他编制了人际反应性指标（问卷），从多个维度上测量共情过程，其结构包括个体面对激起共情的刺激时表现出的共情的倾向和作为实际结果的行为出现的倾向。Batson、Fultz 与 Schoenrade（1987）确认了 Davis（1980）所说的共情结构，即认为它是一种倾向性共情。而绝大多数测量情感性共情的工具，包括 Eisenberg 等人（1996）与 Feshbach 和 Roe（1968）运用的测量工具，评价的都只是共情的后果而不是共情的过程。

以后，Davis（1996）又对共情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共情包括四个要素：前提（antecedents）、过程（processes）、个体内在的变化（intrapersonal outcomes）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变化（interpersonal outcomes）。前提包括个体自身、个体的生物学能力、个体差异和一个人的学习过程以及情境。过程包括三种过程：非认知性的过程；简单认知反应过程（包括经典条件反射、直接的联系和标定）；高级认知过程（包括以语言为中介的联系、复杂的认知网络和角色承担）。个体内在的变化分为两种：情感性的变化和非情感性的变化。情感性的变化指“观察者对其观察经验所产生的情感反应”。它分为平行的变化和反应性的变化。当观察者真正“复制”了他人的体验时，发生的是平行的变化。反应性的变化被界定为观察者对他人的体验产生了包括共情性的关心或共情式的愤怒，甚至是共情式的焦虑和痛苦的反应，这种体验不同于观察者本人的情感体验。非情感性的变化主要是认知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人际交往的精确性（成功地估计他人的思想、情感和特点）和归因性（觉察他人为什么会有特定感受）的判断能力的变化。人际关系方面的变化指表现在社会关系中的助人行为或攻击性行为。

Davis 认为，在共情形成的过程中，四种理论结构相互联系，共情结构之间具有一种线性关系：前提条件与过程之间、过程与个体内在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些关系构成线性理论模型：前提促成过程，过程促成个体内在的变化，个体内在的变化促成人际关系方面的变化。该模型可以表述为，处于特定情境中（前提）的个体通常以某种简单或高级的认知方式对情境进行加工（过程），这种加工方式促成了情感性和非情感性的变化（个体内在的变化），以及助人或攻击的社会性行为（人际关系方面的变化）。因此，过程和个体内在的变化是共情的关键组成。

二、咨询心理学取向的共情结构

关于共情的结构，咨询心理学的学者们有如下的看法。

Rogers (1975) 最早提出的共情理论模型将共情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临时地融入来访者的生活世界中；其次，交流对来访者生活的感觉。这两个阶段可笼统地解释为这样一种思想，即咨询者体验到来访者当前的感受和思想，然后再将这种感受和思想传达给来访者。在心理咨询领域内关于共情最著名、应用也最广泛的大概要算是 Barrett-Lennard (1981) 的共情圈理论，这个模型在“Em”（共情的个体）和“Ex”（表现状态/需要的个体）之间包含以下的步骤，他把共情的过程分解为五个阶段：阶段1为共情的倾向：在Ex表达了他/她的需要或解释了他/她的状态之后Em的共情；阶段2为共情式的共鸣：Em表现出来的共情共鸣（直接地或非直接地）；阶段3为表达式的共情：Em感知到Ex的状态后表现出的沟通方式（行为）；阶段4为感知到的共情：Ex感知到Em对他/她的理解；阶段5为反馈：Ex继续自我表现引起Em的反馈。可以说中间三个阶段才被认为是真正的共情，它们是众多研究关注的焦点。三个阶段中的前两部分与Rogers的两阶段模型基本上是对应的，后面的所谓来访者感知到的共情，是该模型中独特而重要的成分。最近在心理咨询文献中把共情的理论模型界定为Barrett-Lennard共情圈理论中间的三个循环阶段：共情的共鸣（咨询员的内部体验）、共情的表达（咨询员传达对来访者的理解）和共情的接受（来访者感知到的咨询员的共情）。Bohart和Greenberg (1997) 将共情结构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称为“共情的呼应”（empathic rapport），它“基本上是一种友好，是对来访者的感受和参照框架的全面理解和宽容性的接受”。他们认为，这种共情类型最接近一般人的共情观。第二种类型，即体验性地理解到来访者的生活世界”，其中包括治疗者积极主动地尝试着“把握来访者知觉到的整个情境”。两种类型包括考察来访者现实世界中的因素，同时考察来访者生活史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成分，以便更深刻地理解来访者的景况。第三种类型共情是“表达出来的共鸣（communicative attunement）”，“包括即时的和谐和经常性的理解反应”。这种共情的核心在于有意识地理解来访者当时的体验和试图交流的东西。后两种类型共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差异在于着重点的不同。第二种类型共情，即“体验性地理解来访者的世界”，除了理解和体验彼时彼地的经验，还侧重理解来访者